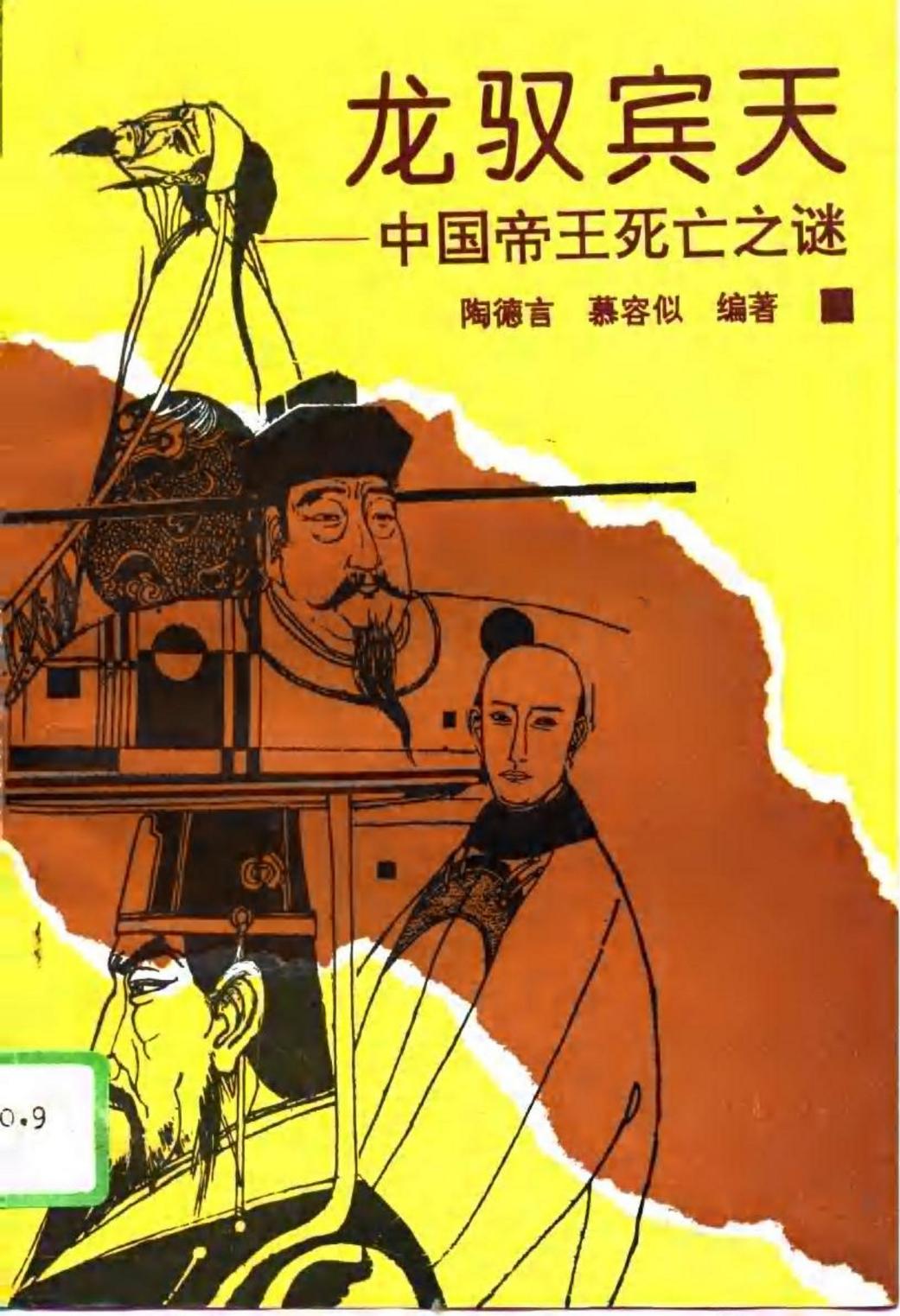


龙驭宾天

中国帝王死亡之谜

陶德言 慕容似 编著 ■



0.9

96
K220.9
66
2

龙驭宾天

——中国帝王死亡之谜

陶德言 慕容似 编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C
174418

[浙]新登字1号

责任编辑 石英飞

封面设计 王义钢

责任校对 韦伟

龙驭宾天

——中国帝王死亡之谜

陶德言 慕容似 编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市杭新印刷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杭州市转塘袁浦)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375 字数 19万 印数 1—5000

1994年11月第1版 1994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213-01084-0/K·286

定价：7.00元

目 录

帝殇：历史在这里留下问号（代前言）	(1)
永生的梦幻	(1)
“含悲入鬼乡”	(4)
“高处不胜寒”	(6)
宫闱的面纱	(11)
沙丘难圆长生梦	
——秦始皇嬴政死亡之谜	(15)
偷梁换柱，私生子荣登王位	(15)
求长生，望断天涯路	(19)
骊山墓，死神对着活人笑	(23)
沙丘谋，扑朔迷离的一幕	(27)
斧声烛影万岁殿	
——宋太祖赵匡胤死亡之谜	(33)
真无道人的谶语	(34)
恩恩怨怨手足情	(43)
兄终弟及只堪忧	(46)
在劫难逃家族病？	(48)
壮志未酬蹈火海	(54)
——明惠帝朱允炆死亡之谜	
“棘杖”跨代传	(55)
一招不慎，叔靖侄难	(61)
锦囊妙计，走为上策	(66)
火海驾崩，亦真亦假	(73)
了犹未了，言犹未尽	(79)

悬在槐树枝上的“？”	(83)	
——崇祯帝朱由检自缢之谜		
崇尚吉祥实难求	(84)	
“诸臣误朕”又奈何	(87)	
悲壮“殉国”的背后	(90)	
煤山古槐何处寻？	(93)	
悲剧,发生在甲申年		
——大顺帝李自成归宿之谜		(97)
米脂领袖闯天下	(98)	
遁死哪座九宫山？	(102)	
禅隐石门夹山吗？	(106)	
此山彼山,谁识真面目	(109)	
龙背上的恶痛毒疽	(112)	
——清太祖努尔哈赤死亡之谜		
“紫微星”下凡	(113)	
十三副遗甲	(116)	
魂归爱鸡堡	(118)	
岂是为了那份真感情		
——顺治帝福临死亡之谜		(124)
入关第一帝	(125)	
情缘,一曲悲歌	(128)	
佛缘,涅槃无路	(135)	
让佛陀作证!	(139)	
为帝位,哪管父子情?		
——康熙帝玄烨死因之谜		(144)
困惑于父亲和帝王间	(146)	
血腥迷漫的储位之争	(149)	

畅春园,这是为什么?	(155)
神秘的“既济丹”	
——雍正帝胤禛暴死之谜.....	(161)
蛰居藩邸 秩马厉兵.....	(161)
角逐皇位 崭露头角.....	(162)
励精图治 崇尚“祥瑞”.....	(164)
暴死离宫 疑窦丛生.....	(166)
“百草团”里的杀机	
——天王洪秀全死亡之谜.....	(177)
梦萦帝座.....	(177)
祸起萧墙.....	(180)
自杀殉国?	(182)
因疾而终?	(185)
通向黄泉的烟楼暗道	
——同治帝载淳病死之谜.....	(192)
少年天子圈中龙.....	(192)
微行冶游数风流.....	(200)
“可怜天子出天花”.....	(209)
瀛台泣血难禁风	
——光绪帝载湉死亡之谜.....	(221)
帝胄之后 冲龄践祚.....	(221)
大婚亲政 抗敌御侮.....	(225)
锐意维新 抱憾而终.....	(229)
病死毒死 孰是孰非.....	(232)
附录:中国历代帝王死因表	(247)
后记	(259)

帝殇：历史在这里留下问号

不能确切肯定从什么时候起，人类在简陋的民居旁盖起了巍峨的王宫。但自有了王宫，从此便是斧声烛影、杀伐阴谋、荒淫荒诞，恶梦一般缠绕着人们。在封建政治时代，神秘的宫廷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皇家花草的枯荣无不意味着茫茫大地冷暖的变迁。尤其是至尊至高的皇帝，其生其死则无异是历史演变的报时钟，它们往往以急促的声音宣告过去岁月的结束，同时，又从这里拉开新时代的巨大帷幕。在这历史的断裂处，生与死在斗争，血与火在燃烧，胜利者踏着对手的尸体昂然登上至尊的宝座，失败者倒在殷红的血泊中……随着钟声回荡，天空中乌云翻卷，风雨大作，大地上浩浩浊水和鲜血交融，在电光闪烁和雷声轰鸣中，漂托起一具具僵硬的尸体，带着历史的问号，从遥远的过去奔来……

永生的梦幻

当生命最后的一抹晚霞渐渐消失在灰暗如黛的天际，求生意志的最后冲刺绝望地沉没于寂然无声的黑暗之中，生命终于迎来了自己最后的沉沦——死亡。

人的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唯有死亡的归宿是亘古不变的。

然而，人总是企求永生，尤其是享尽人间荣华富贵的帝王。如果说古代中国人的死亡心态与生命意向深深浸透着永生意识的梦幻，那么帝王的生死好恶就是这种生命意识的人格化的集中体现。

帝王，作为人间至尊，他们对世俗生活的享受达到了极限。权力、名位、尊严，更不用说一般的声色嗜欲的满足。此岸穷奢极欲的享乐处境，不可避免地使他们产生了比常人更为强烈的永生欲望。为保证将此岸生命这种恣情享乐永恒地保持下去，他们希望长生不老，拥有无限的生命。秦二世嬴胡亥就直言不讳地说：“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① 由此之故，对于最终将残酷地夺走一切享受的死亡归宿，帝王的内心恐惧与焦虑就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为延续自己的生命，不惜付出一切高昂的代价。因此，方士、道士们的长生成仙之说一旦兴起，他们往往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表现出异常的关切。正如鲁迅所指出的那样，帝王们享乐久了以后，“欲望没有衰，身体却疲敝了，而且觉得暗中有一个黑影——死——到了身边了。于是无法，只好求神仙。这在中国也要算最高理想了”^②。

不可遏止的永生欲望与对死亡的恐惧，往往使在建功立业上英明一世的帝王，在生死之谜中陷入了极大的困惑。颇有功业易成、生死之谜难勘的意味。被称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夺得天下抚定四方后，便派人求仙，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在秦始皇身边出现过许多方士，他们投皇帝之所好，谋取富贵。当时方士们描

① 《史记·李斯列传》。

② 《鲁迅选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9页。

述的神仙世界和长生不老药的地方都在烟波浩淼的东瀛海中，海外神仙虚无缥缈、海上风波变幻莫测，秦始皇一次次相信方士的神话，一次次不惜代价派方士入海求仙。他在期待中失望，在失望中期待。最后由于渴求长生，恶言死事，竟然耽搁了确立皇位继承人。在历史上颇有作为的汉武帝其迷恋长生的程度颇可与秦始皇媲美。李少君、少翁、栾大、公孙卿等方术之士，凭着他们胡编乱造的长生成仙之道，都曾被他宠信一时。汉武帝对追求长生所投下的精力令后人叹息不止。直至无情的死亡终于降临，他才稍稍有点明白，“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死驱使着汉武帝陷于生的迷惘，也驱使着他最终走出迷惘，但内心是何等的无奈与哀伤！

即便不能长生成仙，延年益寿、疗疾除病，多少也可以对永生的冲动有点安慰了，执著于生的帝王们抱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态度，对长生术都倾注了极大的兴趣。吴主孙权，唐朝太宗、高宗、宪宗、穆宗、敬宗、玄宗、武宗与宣宗，明代宪宗、世宗与成祖，清代雍正……帝王们前仆后继，迷恋长生之术者代不绝人。在生命意志强烈冲动的映照下，生存的理智往往显得怯懦无力。即使是迷恋于仙丹灵药的帝王时有为仙丹误命，后继的帝王们往往还是热衷不辍。在史书上声誉极高的明主唐太宗，晚年服饵药石，诏令天下，广采奇药异石，贞观二十三年终因服天竺方士长生之药而暴毙。他的子孙们，宪宗、穆宗不仅没有由此警醒，反而接二连三因热衷此道而误了性命。武宗“重方士，颇服食修摄，亲受法箓。至是药躁，喜怒失常。疾既笃，旬日不能言。……是月二十三日……崩，时年三十三”。继武宗之后的宣宗，“初，饵长年药，病渴且中躁”。次年八月毙命而亡。为求长生，不惜以身试药，赌徒般的疯狂心理，正是帝王们的生存依恋与对死亡恐惧的真实写照。

唐代诗人李白在《古风》(其三)这首诗中写道：“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铭功会稽岭，骋望琅邪台。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徐市载秦女，楼船几时回？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难道这不正是企求逃避死亡的历代帝王的悲剧所在吗？

大多数皇帝尽管在遗诏中充分显示了对死亡的坦然：“自古有死，贤圣所同，寿夭穷达，归于一概，亦何足特痛哉！”(晋明帝遗诏)“人肖形天地，禀质五常，修短之期，莫非命也。”(北周武帝遗诏)“道存物统，人理同归，掩乎元泉，夫亦何恨矣。”(唐太宗遗诏)但是，他们在垂危时面对死神依然战栗不止，或企盼诸路神灵相救，或施恩于罪犯，以挽狂澜于既倒。宋真宗在病榻上挣扎派遣大臣祈祷于山川神祇；唐穆宗病危时发布降死罪以下、减流人一岁之令。然而，在死神黑色翅膀的巨大阴影之下，皇帝们又岂能逃走？

“含悲入鬼乡”

据史家统计，从秦始皇到清朝末代皇帝宣统，中国历史上总共存在过 335 个帝王，如果不包括南北朝时期的五胡十六国和五代时期的十国君主，那么共有 235 个帝王。在这 235 个帝王中，假使以传统的虚龄计算岁数，那么寿命在 20 岁以下的有 28 人，20—40 岁之间有 83 人，40—60 岁之间有 77 人，60—90 岁之间有 36 人。在长寿的 36 中，70 岁以上的有 6 人，他们是汉武帝、吴大帝、唐高祖、唐玄宗、辽道宗、明太祖；80 岁以上的有 5 人，他们是梁武帝、武则天、宋高宗、元世祖、清高宗。清高宗享寿 89 岁，居中国帝王寿数之最。而这 235 位帝王中除 11 位寿数不

明以外，其余的平均寿数是 39 岁。可见，历代帝王多数未得高龄，难有善终。

皇帝的生命是如此脆弱和短暂，以致康熙皇帝曾不得不感叹古来没有几个白发天子。皇帝的生命之所以脆弱，是因为导致其长寿的因素远不如导致其短寿的因素强，后者更使皇帝难以摆脱。

做皇帝虽能过着一种奢华的生活，但绝非是一件轻松的事，有多大的享受就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付出，并不是一一具体地表现在每个皇帝的行动上，而是一种沉重的心理负荷。宝座位于无限风光之险峰，坐在那里安然与否，只有皇帝的内心才知道。如果一旦皇位不稳，则处处隐藏着杀机，性命旦夕不保；被从帝座上赶下来，想退身为平民亦不可得、想苟全残生也办不到。自南朝宋武帝刘裕开了杀害亡国皇帝的先例后，皇帝们一代代位亡则身亡。所谓圣明君主终生殚精竭虑，孜孜勤政，不就是因为害怕丢失皇位而无葬身之地吗？正如康熙皇帝所说：“人君无退葬之地，岂当与臣民较安逸哉！”唐太宗在遗诏中也说：“自栉风沐雨，遂成弭谤，忧劳庶政，更起沉疴。况乃汉苦周勤，禹胼尧腊……”如此忧烦，怎能颐养天年？

历史上大多数皇帝没有按照寿数走完自己的生命旅程，他们或在半途，甚至在 1/3 或 1/4 处，便沉到生命之海的底层，或者自戕其身，或者引颈受戮。因此，北魏孝庄帝元子攸（死于非命）临终前作了这样一首五言诗，诗云：“权去生道促，忧来死路长。怀恨出国门，含悲入鬼乡。隧门一时闭，幽庭岂复光，思鸟吟青松，哀风吹白杨。昔来闻死苦，何言自身当。”其言凄切，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境溢于言表。

“高处不胜寒”

宋代大诗人苏轼曾有诗云：“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只活了 38 岁的宋神宗，读到此诗句时，曾叹道：“苏轼终是爱君”。

如果说和平时期平民多死于疾病，战乱时期平民多死于兵燹，那么，帝王的死因则是各种各样。据统计，其中帝王死于疾病的约占 2/3，死于他故的约占 1/3。这 1/3 是帝王所特有的死亡方式，包括死于宫廷篡弑，死于荒诞淫欲，死于丹药中毒，暴死而原委扑朔迷离。

(一) 死于疾病

病魔对于所有人都是同样凶恶的。医学自古代发展至今，有着艰难的探索、渐进过程。愈是遥远的古代，医疗愈是远离现代科学。由于历史记载不详，今人很难根据史料总结出导致大多数皇帝死亡的各种疾病是什么。因病而死的皇帝，史书上多未说明死于何病。而且病死的皇帝也少有卧病多年、日渐危重者，而多是一两个月发病，不久病故。凡史书上出现“帝不豫”三个字，就等于标明该皇帝已危乎殆哉。

事实上，戕害皇帝生命的力量，多是来自他自己而不是外人。例如，过于沉重的心理负荷，不加节制地纵情声色，都促使皇帝们急步奔向死亡。皇帝的病因往往极不单纯，多属疑难病症，其发作时积患已久。御医虽是当时最高明的医生，但医治皇帝所患的某种病例并不多，不敢确保诊治无误，求医者由于是皇帝，御医顾虑重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经常发生的悲剧不是御医被杀就是皇帝速死。御医在皇帝患重病时，往往不敢下

无把握之药，以避免承担责任。诊得皇帝脉象凶险，口中却说脉象尚好，开些甘草、陈皮之类不痛不痒的药。皇帝升遐，朝廷总不能归咎为御医误用药品所害，只能以医术平庸或不克尽职守而予以惩处。由于御医的谨慎小心，明哲保身，许多皇帝失去险中求治的可能，很快崩殂。许多皇帝在病危时，往往下诏向全国征求医术高明者。然而又有谁敢应诏？皇帝只能坐等“龙驭上宾”。

（二）死于荒诞淫欲

多欲、荒淫是帝王们共有的禀性，只是程度深浅不同。帝王绝不会为了长生而接受寡欲之说，想当年中原逐鹿，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最终拥有天下，岂是为了寡欲？在皇帝能够享受的衣、食、色等大欲中，以色为先，而且尽可能推向极致。

其实很多皇帝的短寿与纵欲有关，但死亡与纵欲有直接关系的皇帝，只能推定为两位。一位是汉成帝。春三月的一天，年方 46 岁的汉成帝一早起床，忽然不能言语，随后心脏停止了跳动。皇帝暴崩的消息传开，民间喧哗，赵飞燕成为众矢之的。史家推论，汉成帝死于纵欲。另一位是清穆宗。^①同治帝无聊之极，多次微服出宫，到城内寻访暗娼纵淫，久之染上梅毒。最初尚未觉察，继而疮扩至面部、背部。据坐观老人《清代野记》所载，同治帝将死之前数日，下部溃烂，臭不可闻，至洞见腰肾而死。

北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朝代，皇帝对酒的迷恋程度惊人。其中有的成为酒精俘虏。北齐皇帝高洋多年酗酒，性情益发残忍、多变。到 30 岁时，已经被酒精消磨得不能进食了，但他还是拼命豪饮，以致“鞠蘖成灾，因而致葬”。成吉思汗的儿子、元太宗窝阔台嗜酒如命，他 56 岁那年隆冬十一月，出宫大猎，尽情饮酒，一夜酣畅，第二天早晨，却已魂归冥冥。

^① 关于清穆宗的死因有争论，尚无定论。

南朝宋明帝刘彧之死简单说就是饱食撑死的。由于他最喜食逐夷，常常一顿吃下数钵，使肠胃不胜负担。最严重的即导致他死亡的那一次，吃得满腹痞胀，气将绝，近侍们给他饮下数升醉酒，才有缓解。此后陷入重病，却不停地猛吃糟汁，一顿要食三升，以至肚中水患积久，无药可治。

(三)死于宫廷篡弑

据统计，在 235 位帝王中，在位期间被杀害的有 45 人。如果包括下台以后(各朝末主)被杀以及史书隐讳而被史家普遍认为被篡弑的皇帝，就有 60 多人。帝王本是操全国生杀大权的人，是一切权力的中枢。儒家规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天无二日，人无二主”。那么皇帝怎么会被他人所杀害呢？

关键仍是一个“权”字。皇帝的权力附着于皇帝身上，他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皇帝；如果皇权游离于一旁，或权力之柄被操于他人之手，双方发生你死我活的冲突，结果不是弄权者被杀就是皇帝成为牺牲品。

一曰：“伴君如伴虎”，可如果伴君者是一个权臣呢？在中国封建政治史上，权臣从来都是皇权的一大威胁，惊心动魄的争斗，鲜血往往染红了宫廷的台阶。

公元前 207 年，秦帝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30 万主力秦军被项羽歼灭于巨鹿(今河北平乡)，消息传到咸阳，朝野上下一片沮丧。皇帝胡亥更是恐愤交集，急忙派人责问丞相赵高，可他哪里知道，正是他的谴责，使早有谋乱之心、曾经“指鹿为马”的赵高提前下手，一场杀身大祸发生了。

二曰：“我们既不能与她们共同生活，又不能没有她们而生活。”(拜伦谈女人)把这话用于中国传统宫廷政治，可以说是恰如其分。女人干政以及与之相关的外戚、宦官问题，昏灯烛影，时隐时现，像恶梦一般一直缠绕着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治生活。在中

国政治史上，地位最高、最为著名的女政治家是吕后、武则天和慈禧太后，她们三人在历史上正如夏夜穿过太空的彗星，给人们带来不少思索。在传统政治中，女人干政往往导致外戚和宦官势力的膨胀，从而使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政治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外戚，严格地说是指皇帝外家，有时也将太后和皇后包括在内。《汉书》说：“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然而，历史上真正有助皇权的外戚并不多，在许多情况下，外戚凭借他们与皇室的亲戚关系，结权揽势，飞扬跋扈，以致与皇权发生剧烈冲突，酿成一幕又一幕的政治悲剧。例如发生在两汉的皇帝与外戚之间的冲突：东汉章帝与宦官郑众等诛外戚窦宪，安帝与宦官江京等谋划杀了外戚邓氏家族，桓帝联合宦官单超等灭了外戚梁氏之势，各自夺回了本属于皇帝的权力。然而西汉平帝与外戚王莽冲突，被王莽用毒酒结束了性命，东汉质帝由于年幼缺乏策略，与掌权的外戚梁冀敌视，被梁冀毒死。

与外戚相比，宦官在历史上更为活跃，及至明朝，他们在政治生活中仍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即使在防范最为严密的清朝，也还存在宦官兴风作浪的影子，如乾隆中期的高玄从，光绪年间的李莲英就是典型。史书说，宦官是“刑余之丑，理谢余生，声荣无晖于门阀，肌夫莫传于来体”。但 2000 年来，这批“刑余之丑”却一直是专制肌体上的恶性肿瘤，除而不尽，灭而复生。宦官杀皇帝，可以在后宫不动声色地进行。第一位死于宦官之手的皇帝是秦二世；北魏宦官宗爱接连杀了两个皇帝，即太武帝拓跋焘和继立的拓跋余；唐宪宗李纯、敬宗李湛分别被宦官夺命。宦官杀了皇帝后，不可能自己做皇帝，而是另立柔顺听命的皇帝。

三曰：从秦到清，没有一位皇帝被篡弑不与皇室内部仇杀紧密相联；斧声烛影，总括了一部骨肉相残的历史。为什么传统的

“亲亲”之义在宫廷之争中显得如此苍白与虚伪？翻开二十五史，父子相戕、母子互逼、兄弟仇杀之事比比皆是，随处可见。由此看来，筑成皇室权力地基的不单是异姓仇人的尸首，而且还包括同宗骨肉相残所留下的堆堆遗骸。

南朝宋时，首都建康有句民谣：“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创“元嘉之治”的宋文帝刘义隆，早年立袁皇后所生的刘劭为太子，袁皇后因失宠怨恨而死，刘劭因此而仇恨潘淑妃及其子刘濬。刘濬很怕刘劭，遂曲意逢迎，两人结为密友。他们与女巫勾结，诅咒宋文帝早死。宋文帝得知后，夜夜与大臣徐湛之秉烛谋议废太子之事，并告知潘淑妃。这一密谋被潘淑妃吐露给了刘濬，刘濬这时已是刘劭的走狗，急忙奔告刘劭。第二天，刘劭率人闯进宫中，杀了宋文帝。刘劭即位，然而两个月后，其弟刘骏在江州举兵征讨刘劭，先自立为帝，尔后攻入建康，杀了刘劭、刘濬。

北魏献文帝拓跋弘死于冯太后的毒酒，冯太后并不是拓跋弘的亲生母亲。而北魏另一位掌权的胡太后，则用同样的方法毒死了亲生儿子元诩。孝明帝元诩已19岁，不满于母后专权，密诏尔朱荣来京要挟太后，却被胡太后先行毒杀。唐代韦皇后为了效法武则天称帝，与女儿安乐公主合谋，在饼中下了毒，唐中宗丧命。晋孝武帝司马曜竟因一句戏言，燃起宠妃张贵人的妒火，当夜酒醉暴死。

在军事强人制造的大动乱中，皇帝手中的权力更是变成一纸风筝，皇帝也成了无足轻重的东西，被来势凶猛的新的掌权者视为弃物。晋惠帝遭“八王之乱”，性命被一张毒饼所了结。梁简文帝在“侯景之乱”中被废为晋安王，而后又在幽禁时被侯景派人用大土囊压死。

当改朝换代的战火烧及皇宫和皇帝的行营时，皇帝往往不幸成为其部下的刀下鬼。

宫闱的面纱

中国古人讲究为尊者讳，同时史家崇尚秉笔直书，但这两项原则恐怕很难做到并行不悖。后人在翻阅官修的史书时，发现有些皇帝活着时被叙述得详尽周全，有声有色，人物快要跃出纸面，然而在记述其死亡前后的情形时，文字却晦涩，或简而不明或略而不述，好像修史者的笔端忽然变得沉重千倍，每写一个字都要喘息半天。

在帝王死亡情节上，许多官修史书隐晦的地方，野史上却记载较为详细，结论也正相反。野史包括当时或稍后时官员的私人笔记以及民间传说的文字记录。那些具有重大疑点及不同记述的帝王死亡案，就形成了宫闱疑案。持谨慎、小心态度的历史研究者均以官修史书为依据，野史作为备考，企望撩开宫闱的面纱。其实很多皇帝的死亡情节都令后人读正史时生疑，只是没有出现与之相左的野史记录，便无法立为疑案。

一般来说，重大的帝王死亡疑案有：

秦始皇沙丘疑案。始皇沙丘之死已为当时诸公子所疑，疑他立胡亥杀扶苏；但都没有进一步疑始皇死得不明，是谁杀害的？综合历史材料来分析，始皇之死可能是赵高、胡亥闹的政变。那么，宦官赵高怎么能杀掉英雄盖世的秦始皇呢？他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宋太祖“烛光斧影”案。公元976年10月某日，宋太祖赵匡胤暴崩于万岁殿，次日，其弟赵光义继皇帝位。这是历史上最为扑朔迷离的一幕。北宋文莹的《湘山实录》只给后人留下了所谓“烛光斧影”之谜，令人耿耿于怀却难下定论。